



辽代的“大同制造”

——《大同》之三十一

侯建臣

它们站着，从灼热的烈火中出来，就一直站着，站成了最新又最老的样子。

它们想着，想若干年前的若干件事情，想若干年后的若干件事情。它们在岁月中被尘世的浆包裹，变得厚实，变得凝重。

它们在一群又一群的生活中出没，在天天一样但又天天不一样的阳光下或者黑暗中，起伏沉浮。

它们恬淡如隐世君子，却又在偶尔或者必然的机缘里，成为出世的宠儿。终于有一天，它们成了文物。终于有一天，它们成了展品。

走进大同市博物馆，一件件辽代器物进入眼帘，它们是一个时代的祭品，也是一个时代的传说。万物芸芸，复归其根。它们在偶然的偶然中，循着自己的方向，成为它们自己；又在偶然的必然中，超越它们自己，成为另一种方式的存在。

那只梅瓶，小口阔肩，典雅富态。凝白的底色，透着时间的光泽；婉转的线条，像流淌的河水，清澈地流出优美的图案：盛开的芍药，一枝一叶托起生命之光；长长的腰线，两两并行，恰似运动的轨道，在循环中绵延，在绵延中循环。

那只胆瓶，大肚长颈，自然率真。那大肚似要容天下万物，似已容天下可容、能容、难容之物；那长颈则仰向苍穹，像在承接上天的所有恩泽。

那个剔花罐，色如茶末，温润得体；态如山岳，巍然不动。卷草飘逸，牡丹绽放。圈足是立地的支点，定格一个独我的舞姿；菊花是优雅的饮者，沉醉在幽远的茶色里，一醉千年。

那个提梁釉壶，圆通的肚子，短短的嘴儿，提梁后边一股向上弯曲，到上方偏前的地方分出两枝，仿绳的纹样与壶体以两枚团菊之钉结合。生趣盎然，憨态可掬，充满了淳朴清新的乡情野趣，像是一位站立田野里的农妇，在辛苦的劳作之后，直起腰来眺望长势良好的庄稼，沉甸甸的喜悦从充满太阳色泽的全身，渗透出来。

那对油滴釉茶盏，开口很大，底足收小，其上大小不一的金黄、银白、褐色圆点，形如油滴渗出，又似天缀星辰。虽然体型不大，却状若天穹。当明明暗暗的光照射在它的上面，那种斑驳便成为尘世间某种神秘的语言，一点一点地述说，一字一句地倾诉。

……
澶渊之盟后，宋辽言和，战争减少，辽代的大同，作为辽城南部一个重要的城市，进入稳定的发展期。升为西京后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大同经济繁荣，社会发展，人民的生活也相对安定、富足起来。出使辽国的宋人曾言当时的燕云地区，农业发达到“蔬蔬、果实、稻粱之类，靡不毕出”。而社会的安定、经济的繁荣，也必然会促进人口的增长。作为生活必需品，瓷器需求也相应增加，这就使得大同制瓷业也得到了繁荣与发展。

大同地区当时有名的窑有大同青瓷窑和浑源窑。据清《大同府志》中记载：“青瓷窑，距城二十三里。”因之，在大同之西至今仍以青瓷窑命名者。青瓷窑以黑釉剔划花瓷和茶叶末釉剔划花瓷最为著名。大同地区的瓷窑，主要是为百姓生活服务，产品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，瓷碗、瓷钵、罐子、盂器、茶盏、水壶、碟盘，应有尽有。而小口瓶、鸡腿壶、罐、盆、碗、盘、灯、炉等则较为常见。浑源窑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以及精湛的工艺，成了辽金时期西京地区的瓷业中心。

当时大同工匠最拿手的是剔划，他们手握划刀，凝神静思，起手落刀之际，流畅的线条、精致的花朵、俏丽的图案，就让泥土有了神韵，再经过烈火的淬炼，时间的洗礼，泥土已经不是一般的泥土，线条也已经不是一般的线条，而成为一种能够超越时光的永恒存在。浑源窑烧制的白釉产品以剔划花为主，而其白釉剔划花、黑釉剔划花器，大枝大叶粗放自然，底胎纹饰相映成趣，粗犷大气的风格充分体现了北方地域民风民俗的特点。大同青瓷窑烧制的黑釉粗瓷，以剔划花为主，釉色乌黑，光泽深透，具有非常强的神秘色彩。

辽代鸡腿瓶，又叫鸡腿坛，是契丹民族的器物之一，它体态高挑，便于携带，成为游牧民族典型的酒水容器。而因其形状酷似腿毛的鸡腿，被赋予一个形象的名字：鸡腿瓶。大同青瓷窑生产的鸡腿瓶，造型细长高挑，以褐釉和茶叶末釉为主，成为当时随葬的重要物品。

大同作为一个边地都市，民族交往、商贸往来频繁，既继承了中原文化的影响，又融入了契丹等北方民族的风俗，当举行节日娱乐或者重大庆典活动时，一定是多元而热闹的。南宋姜夔曾作《契丹风土歌》：“大胡牵车小胡舞，弹胡琵琶调胡女。一春浪荡不回家，自有穹庐障风雨。”想象一下，当人们徜徉在御河之畔，流连于街巷之中，三五成群，两两相伴，欣赏着胡汉杂糅的歌舞，感受着节日的畅意。兴来之时，择地而坐，从随身带着的羊皮袋子里掏出大盏小碟，摆在当中。从腰间解下鸡腿长瓶，拔开塞子，把浓浓的烧酒倒入浑源窑烧制的油滴釉酒盏，酒香便一下子散开。举杯相邀之际，看那碧空之上，一轮明月也变成了“大同制造”的上等瓷器，且镀着灿烂的纯金釉色。



兵马之下的割让

杨刚

2026年热播的电视剧《太平年》打破了观众对历史剧的固有认识，该剧没有选择汉唐盛世的恢弘气象，也没有聚焦明清王朝的宫廷权斗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上最被忽视也最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，那个礼崩乐坏、奉行“兵强马壮者为天子”的丛林时代。

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割裂的乱世之一。中原腹地兵戈不休、政权更迭频繁，短短数十年间，藩镇割据、君臣相残、兵变频发，礼崩乐坏的乱象彻底击碎了唐唐遗留的盛世余晖。此时的中国北方，草原契丹部族悄然崛起，历经数代经营逐步摆脱游牧部落的松散形态，成长为兼具游牧骑兵优势与农耕治理能力的强大政权。

在政权力量的博弈中，后晋高祖石敬瑭为一己帝位，以江山屏障为代价与辽国达成了一笔影响深远的军事政治交易——割让幽云十六州。这场兵马裹挟下的割让，将今天的大同到北京漫长的区域正式划归辽国管辖，这不仅改写了中原与北方的力量天平，更彻底重塑了五代至宋初的政治军事格局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转折点。

幽州（今山西大同）地处桑干河上游，北接蒙古草原，南连中原腹地，东抵幽燕要塞，西通朔漠诸部，自古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的核心枢纽。唐末至辽代的两百余年里，幽州更是多种力量角逐的重要战场。沙陀部族依托代北之地崛起，先后缔造后唐、后晋、后汉三个中原王朝；契丹部族雄踞北方草原，步步向南蚕食燕云地区。双方在此或结盟互助，或兵戎相见。而骑兵作为彼时塞北战场的绝对主力，不仅直接决定了战役的走向与胜负，也影响着重要政治人物的选择以及中国北疆的统治格局。

后唐时期，沙陀建立首个沙陀王朝，幽州划归后唐疆域。清泰三年（936），幽州内部爆发大规模叛乱。此次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定并重回后唐统治，但也暴露出沙陀王朝致命短板：沙陀王朝疆域横跨农耕、游牧两大区域，内部骑兵兵员民族成分复杂，武将拥兵自重，中央无法直接管控边疆骑兵部队；连年征战导致战马损耗严重，朝廷无力补给，边疆骑兵战力大幅下滑。叛乱平定后，后唐末帝李从珂猜忌边疆武将，打压幽州骑兵武将势力，大幅削减骑兵粮饷、战马配给，幽州铁骑精锐逐渐荒废，客观上给辽国南下创造了契机。

李从珂对战略卓著、手握重兵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同样猜忌日深，处处打压制衡，君臣之间的信任彻底破裂。清泰三年下半年，后唐朝廷正式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，派遣大军围攻其盘踞的太原，石敬瑭陷入孤城被围、内外断绝的绝境。

石敬瑭本人也是五代顶级骑兵统帅，麾下亲军以沙陀重装骑兵为核心，战力强悍。但面对包含两万皇家精锐骑兵的后唐五万大军，石敬瑭兵力处于劣势，主力骑兵被困于太原孤城，战马粮草耗尽，陷入绝境。为突破困局，石敬瑭遣使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臣求援，开出天价筹码：若辽国出兵助其夺取帝位，他将割让幽云十六州全境给辽国，同时每年向辽国进贡巨额岁币与千匹优良战马。

此时的辽国，经耶律阿保机奠基、耶律德光励精图治，国力正值鼎盛。契丹早已不满足于草原游牧渔猎的生存模式，频频南下侵扰边境，觊觎中原肥沃土地与先进农耕文明，只是没有一介介入中原内乱、扩张疆域势力的绝佳时机。石敬瑭的求援恰恰为辽国逐中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。

耶律德光当即洞悉此机遇的战略价值，集结五万精锐骑兵，亲自挂帅南下驰援。辽军五万骑兵兵分三路，避开后唐重兵布防的城关，从阴山南侧河谷隐秘穿插，长途奔袭太原，直抵太原外围，直接突袭包围后唐军的后方骑兵营地。后唐骑兵久攻不克，军心疲惫，且阵型密集，无法展开机动作战；辽骑依托游走拉扯战术，以骑射消耗唐军有生力量，待后唐军队阵型混乱之际，集中重装亲骑发起冲锋，一举击溃后唐数万主力骑兵，成功解除太原之围。

后唐主力溃败、大势已去。公元936年即晋天福元年，耶律德光在晋阳柳林册封石敬瑭为皇帝，定国号为晋，史称后晋。三年后，石敬瑭正式遣使臣服幽云十六州图籍，将这片战略要地完整交割给辽国。至此，辽与沙陀双方长达三十余年的骑兵争霸落下帷幕，辽国彻底掌控塞北优质养马场与骑兵前哨阵地，沙陀势力失去代北祖地与战马补给基地，精锐铁骑难以维系，丧失了与辽国抗衡的资本。

幽州归辽初期，境内留存数千沙陀残余骑兵，加之汉人、沙陀旧部



青山如黛

俞桂涛摄

收音机里的光

寇永红

降临到这个世界之时，我哭声嘹亮，四肢康健，和世间所有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样，本该奔跑在阳光下，踏遍街巷田野，感受风拂过脚踝的温柔。可命运偏是无常，五岁那年，一场无名的怪病悄然缠上了我，没有锥心刺骨的疼痛，却一点点抽走我双腿的力气。起初只是走路腿脚发软、脚步虚浮，后来愈发严重，双腿日渐沉重无力，慢慢便再也站立不稳、走不动路了。

岁月推移，可病魔从未止步，它顺着骨骼肌理慢慢蔓延，不仅禁锢了我的双腿，连上身的力气也在一点点消散。抬手、翻身、起身这些曾经再寻常不过的动作，渐渐变得费力又艰难。年岁越长，身体的困顿越甚，一方小小的床铺、一间简陋的屋子，成了我全部的天地。走出家门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，于常人而言是轻而易举的小事，于我而言却比登天还难。我像一株被圈在幽暗角落的草木，隔绝了清风、暖阳与人间烟火，整日被困在无边的沉寂里，日子灰暗得看不到一丝光亮。

父母看着被困在方寸之地郁郁寡欢的我，满心都是心疼与焦灼。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，寻常人家日子本就拮据，柴米油盐皆得算计，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。可他们不愿让我终生困在封闭的黑洞里，不愿我的人生只剩下

荒芜与孤寂。为了让我能触摸到外面的世界，能听见人间的声响，他们省吃俭用，硬生生从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开销里，挤出了二十九元钱，为我买回一台收音机。

如今的人或许难以想象二十九元在当年的分量，那是父亲整整一个月的工资，是一家人省了又省、紧了又抠的生活费。他们连饭也舍不得吃饱，更舍不得添置新衣，唯独不想让我失去感知世界的机会。这台小小的收音机，是父母倾尽温情的偏爱，是他们为深陷黑暗的我奋力推开的一扇通往外界的小窗，让我闭塞的人生，终于有了透气、透光的缝隙。

那台收音机模样朴素，机身只比父亲的手掌略长一点，外面套着一层厚实的皮套，朴素的皮质外壳，默默守护着这台珍贵的物件。机身侧面有两个圆通的旋钮，一个是开关，一个用来调台。打开收音机，轻轻转动调台旋钮，便会发出细碎又治愈的“咔嚓”声，清脆轻柔，成了我年少岁月里最动听的声音。偶尔信号不稳，听筒里会夹杂着细碎的电波杂音，沙沙作响，可在我听来，

这并不刺耳，反而格外温暖踏实。在我满目灰暗、四面沉寂的人生里，这台带着杂音的收音机，成了照进我生命里的一束温暖的光。

自此，这台收音机便日夜陪伴在我身侧，成了我最亲密、最忠实的挚友。漫长的白日，别人在外奔波嬉戏、奔赴生活，我守着的一方小天地，静静聆听收音机里传来的万千声响。傍晚暮色四合，万家灯火次第亮起，外界的喧嚣慢慢褪去，我依旧守着它，直到深夜电台停播，声响彻底沉寂，才肯缓缓入眠。无数个孤寂的日夜，是它填补了我生命里的空白，驱散了独处的落寞，让我不再孤单无依。

它不仅是朝夕相伴的朋友，更是指引我成长的良师，方寸之间藏着偌大的天地。悠扬的音乐、生动的故事、厚重的历史、鲜活的人间百态，都顺着电波流淌而来，飘到我的耳畔，闯进我的心底。我足不出户，便能知晓古今之事，了解世间百态。那些书本里的知识、生活里的道理，都通过这台小小的收音机，一点点滋养着我的心灵，为我贫瘠的精神世界种下繁花与希望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，一次收听时电波里传来了张海迪的故事，她与病痛相伴，却从未向命运低头，凭借顽强的意志自学求知，对抗苦难，坚守热爱。听着她娓娓讲述自己的经历，诉说一路走来的坚韧与不易，我热泪纵横，泪水止不住地滑落。同被病痛禁锢，同困于方寸天地，她的坚守与勇敢，深深震撼了

深陷迷茫的我。

那一刻，我心底骤然燃起滚烫的信念。身体被困住，但思想与灵魂不能被禁锢；我无法奔赴远方，却可以通过知识充盈自己的人生。从那天起，我便暗暗下定决心，要像张海迪一样，自学求知，不负时光，不负自己。没有课堂，没有老师，我便靠着一本厚厚的新华字典，逐字认读、学习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凭借极致的坚持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先后完成了初中、高中全部学业，又顺利修完函授大学课程，在困顿的人生里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求学之路。

岁月无情，病痛始终相伴左右，我的身体也在慢慢变差。四十岁之后，我的身体机能愈发衰弱，双手渐渐无力，连最基本的饮食，都需要母亲悉心照料、亲手喂食。生活愈发不能自理，身体的束缚越来越紧，可我心中的底气从未消散。那些年收音机赋予我的力量，那些通过自学积累的学识，早已融入我的骨血，支撑着我坦然面对所有苦难。

时隔数十年，那台套着皮套、会发出咔嚓声响的收音机，依旧留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温暖如初。它承载着父母深沉厚重的爱意，承载着我年少时的执着与坚守，更承载着我对抗苦难的全部勇气。是我灰暗岁月里的星光，是我孤独岁月里的陪伴，是命运给予我最珍贵的馈赠。

人生纵有万般缺憾，命运纵有千般坎坷，幸而年少时有一束光，穿透层层阴霾，照亮了我的半生长路。那台旧收音机，早已超越了器物本身的意义，它是温暖，是希望，是力量，是我念念不忘的人间温柔，让我纵使身困方寸，依旧心有山海，向阳而生。



大同市残联协办

马·大同

